

524 台文事件 黃春明爆粗口

錄音檔逐字稿 還原真相

百年小說研討會－專題演講：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 / 黃春明

2011/5/24 9:00~10:00

演講內容逐字稿

錄音檔:正義使者 K 提供

文字整理:正義使者 G、P、S、B 及蔣為文

00:00(錄音開始)

司儀：

現場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！歡迎各位蒞臨國立台灣文學館，參加百年小說研討會的活動。本活動是由文建會指導，趨勢教育基金會統籌，合辦單位包括國家圖書館、國立台灣文學館以及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，協辦單位則有台灣大學文學院、成功大學文學院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整個活動的執行單位由文訊雜誌社負責，那我們今天的活動就此開始。在活動開始之前，先為大家介紹幾位今天蒞臨現場的貴賓，那我們就從座位的次序依序介紹。首先第一位是作家李渝老師、作家黃春明先生、接下來是趨勢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陳怡蓁、陳執行長、作家愛亞老師、作家陳若曦老師，還有我們遠道而來的從大陸來的作家阿來先生、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吳逸庭先生、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總編，ㄟ，館長先等一下，我們還有幾位作家。作家吳鈞堯先生、凌煙女士、然後就是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館長。非常謝謝各位的光臨，那演講活動開始之前，我們還是請李館長為我們致詞。

02:27

館長：

好、這個我不上台了。...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台南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有這個機會。那這個機會怎麼來的，我們要特別特別特別感謝在現場的兩位偉大的女性，趨勢科技的陳怡蓁，沒有她沒有我們就這個機會，文訊雜誌的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。女性應該統治這個世界，我們都接受她們的發號施令。

百年台灣小說整個發展過程，我想經過在台北兩場的這個討論，各位如果有機會，找到相關的資料去看一看，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，比起現場阿，阿那個更壯麗、壯大的場，很大很大很精采的一個現場。兩天的研討會非常的熱烈討論關於百年小說的發展的情況，那我們有這個機會讓這個移到台南來，這是我們的榮幸！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七年多了，成立七年多了，為台灣文學所做的一些基礎的工程，我們把它定位為一個基礎的人文工程，非常多。那有關文學的工具書、作家的全集、全台詩，這樣各種的編纂工作我們持續不斷的來做。另外我們跟全

台灣各大學的相關系所合作舉辦的研討會也非常非常的多，我們是希望能把台灣文學的那些過去的歷史經驗，進行一些總結，然後可以提供文學史家更多材料的使用。那我們不斷用展覽，不斷用演講、座談，來跟群眾做各種不同層面的接觸。非常謝謝各位今天早上的蒞臨，我們就馬上開始今天的活動。我們請美麗的司儀。

05:46

司儀：

謝謝李館長，還有接下來有請我們今天，第一場次的專題演講，這個場次的主講人是黃春明老師，他要講的題目是台灣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，現在就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黃春明老師。

館長：

你要坐著、要站著、要躺著、要做甚麼都不管你，這個場子就是你的了。這個我想黃春明，不用再我們多介紹，多介紹一個字我都該死。我們熱烈的歡迎他好不好？

06:40

黃春明：

謝謝館長，也很謝謝關心文學、愛好文學的各位來賓，特別是遠方來的朋友，我非常地高興。其實所謂的研討會，它是整天的，那麼第一場就非常的嚴肅、嚴實，那麼怎麼會找到我來呢？會把這種嚴肅的氣氛破壞掉，所以請原諒。一聽到研討會，我也是最怕參加的，所以在台灣有很多的學術研討會我是不參加的。那麼、封德屏封小姐一再地拜託我，我就說不要。後來她就到桃園趨勢基金會她說是執行長其實也是兼董事長啦，董事長就是耍嘴皮就可以，你做什麼做什麼，但是她一定比較##(無清楚)一點，她喜歡動，所以她是執行長。她說黃春明你一定要去，不然我就不到你家去吃米粉，所以怕你們不來我家吃米粉，我的米粉的技藝就會退步，謝謝。

07:50

那麼在今天開講之前，我對今天的聯合報跟昨天的白先勇來的講的消息，這樣的標題我非常有意見。雖然很有人民性，一般的老百姓他會喜歡這樣的結果。但是人民性、親人民是很好，但是要有舉證阿。媒體啊有社會教育、大眾的教育的一個功能在裡面，那怎麼說的，王禎和寫不倫戀、張愛玲很喜歡。還說白先勇當年neh 曾經被倒錢，講到就嘔，白先勇以前是開錢莊的嘛？我都不知道！所以可能是地下錢莊。他就用這個社會的、去討好的、去將就的，這樣大眾不會進步，社會也不會進步。所以我們說今天呢，我們不說八卦，給我美言幾句，但不要說我八卦，謝謝，不過這不是指責。而是報的報社的地方性的那個甚麼編輯，編輯先生、他是、我剛剛說了有他的淵源，他也想他的東西更受到大家的矚目，就是有他的人民性，人民性這點很重要，越來越會貴族的話呢就既得利益的一個享受，底下的大眾的老百姓的事情就不管啦！那....剛剛說了我對這個研討會很害怕，那麼已經被上架了總是要講話的，那麼今天我的演講，向來就是很好笑。因為年紀也大了，年紀大了在台灣的廣告我們常常看到：「lín oh 查甫人，chhun 一支喙

nià 啦」，就是你們今天男人啊，只剩下一張嘴巴，閩南話叫做「一支喙」，啊我就是這樣，什麼都死掉了，就只剩嘴巴還活著。所以我今天靠著我的嘴巴，但是要談比較嚴肅的，我沒有跟別人這樣談的一個事情，那麼也要吻合今天的標題就百年來的小說。那麼小說是附帶著文學，百年來台灣出生的一些作家，或者是一些讀者，他們的經驗 neh，當然，就是百年元年那個建國元年的時候，台灣是日本人、日據的一個時代，大正一年的時候，但是那個時候，台灣還是，你看我們的廟宇的對聯啊、還有演戲的在唱的、說的，他們都四個句、四個字，或者七個字，這樣的一個，有過去的一個古老的詩詞的一個學習論在那裡面，所以有很多人說漢人啊，就中國人啊，就是詩的民族，不一定就是懂得字的人欸，台灣也是，平常人的那個語言說話、成語或什麼的，就啪啪啪的就冒出來了，就詩的民族，但是剛才我們談詩的發展到後來變怎麼樣了，啊就是這個意思。那麼當時呢，還用漢字在寫作的，但是，當時用漢字寫作的並不像我們今天的，用北京話、用國語，用所謂的普通話來說，是用閩南的那個方言，但是閩南的方言 neh，有讀音跟語音，是絕對不一樣的。閩南話的這個，那個語音的話，1234，我講的「chit、nāng、saⁿ、si、gō、lāk、chhit、peh、káu、cháp」，如果是讀音的話，那不是了，「it、jī、sam、sù、gór、liòk、chhit、pat、kiú、sip」，就完全不一樣。所以你看，春眠不覺曉「Chhun-biān put kak hiáu」，處處聞啼鳥「chhù-chhù bûn thê niáu」，夜半風雨聲「pā pàn hong-ú siaⁿ」也有人變成「lā pàn hong-ú seng」，「Hoa lóh ti to-siáu」。這非常的好，他們如果是要從音韻來講，閩南音還比北京那邊的音韻 neh 更工整，因為閩南的沒有受到五胡亂華改變了它們發音的時候 neh。所以客家也是一樣，所以北京的一個語言有四個聲，陰陽上去，閩南不是，「kun、kún、kùn、kun、kún、kún、kún、kùn」，挖賽，真的，如果你要從學校裡面的一個課堂去學習這個，你要學習很久，都是從生活中學習。客家話嘛，又多了一個、一個聲，所以 neh，我們那時候，一百年那個當頭，漢字寫詩的很多，從廟宇、從各方面或者是喜喪的事 ##(無清楚)，都要用這樣來講。那到後來慢慢就被人統治啦，他要給你教育阿，就受日本人的教育，就要開始用日文書寫。那日本人在推行他們的日語的時候，ㄟㄟ台灣就有武裝了跟他鬥爭，但是日本人的一個裝備比較現代化，我們有幾次的戰場，中南部，台灣的 ##(無清楚)跟他們的一個抗爭隊爭，結果都被 mê 平，都被 mê 平。但是日本人想，這些台灣的這些人，他是跟中國人同文同宗，藉由這邊我就稍微打一個住，你們在台灣現在政治化到什麼樣呢？想到中國就說，一邊一國，但是那是政治的部分我不談，文化上的，你們馬上又端午節了，包的粽子是在哪裡包的，包粽子一樣，划龍舟一樣，過年一樣，我們講的語言都一樣。這個為什麼要去否定他呢？等一下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。

14:45

同文同宗，文化的，你是沒有辦法用嘴巴、用政治關係給它切割的。文化就是我們的 DNA，你什麼都不承認，什麼都，但是你流了一口口水，噴在那裡，但那口口水裡面 neh 就會查到某某人的、文化上 ##(無清楚)好多的地方都是漢人文化或是從中國來的。真正的台灣，你看一個名詞就知道了，原住民、原來就住在

這裡的老百姓，我們把我們的一個閩南話叫做台灣話，客家人說我們也跟你們一樣的來呀！我也是台灣話呀！原住民就說好笑，你們兩個人都還沒來的時候，我就住在台灣，為什麼我們的話不是台灣話！那我們現在就回到原來的一個日本人呀，他武力覺得可以鎮壓我們台灣，但是裡面還有東西，他沒辦法把它排除掉的就是文化。所以他們極力的推行日文的教育，包括生活中的語言的教育，所以他要我們當時在台灣的人講國語，他們的國語日本話叫做國語，台灣的、我們的國語、我說的國語，我爸爸他們那一代說的國語是日本話，那麼我的這一代說的國語一樣一個詞兒，就是北京話、普通話，所以很矛盾。在台灣百年來，用漢字書寫的開始，再來用日文書寫，日本的這個文化希望從語文方面可以剷除掉，因為語文是文化的一個大單元，我們什麼都變了！他們衣服也西裝、吃的也西餐，幹嘛地都西洋的東西，但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語言改變過來，倒不是那麼容易。所以當時日本人到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呢，他的一個教育的一個教學呀我怕熱、我怕熱，講到北京了我就...熱血奔騰。那麼從根本拔除，那麼他們殖民變成皇民化，為甚麼日本要這麼堅持，韓國他們也沒有那麼徹底，在東北的地方他建立一個偽滿，也沒有那麼堅持，在台灣特別的堅持，為什麼呢？日本人沒有資源，資源在哪裡呢？在南洋、南洋有森林、有金屬的礦、有石油，所以台灣呢，如果台灣變成日本的一個基地的話呢，伸手過去拿，那去支援就很方便。所以要做為一個基地，台灣人還有他們的文化認同的話呢，就不行！基地就像一個踏板，好好好、可以，我要踏板，他們跳的時候，跑來這條路，地還要更穩固、更堅定，所以要把台灣徹底的皇民化！所以我就踩、跳過去穩穩地，所以當時台灣人被逼的一定要這樣。所謂的國語，就是日本話、逼我們改姓名，改成日本人的名字，那我們漢人中國人（18:32）就是坐不改姓、行不改名，他就從這樣就跟你改了。我記得我那時候還童年，陪著我爺爺什麼都不懂，也要去學日文，阿因為他帶著一個小孫子阿，記性比較好，啊、你來陪我記、背，我是替爺爺去學日本話，回來再教他一遍，這樣子呀。所以那陣子 neh 有很多的一個作家，逼不得已，並不是台灣出生的一個作家，他就想我用我們的文字用我們的語言來寫不可能，所以他就用日文來寫。到後來日本人打敗了、回家去了，國民政府來了，來這裡當作反共的基地，唉唷，日本人也是，台灣也是一個基地，那麼國民政府來到台灣，台灣又是一個基地，為什麼要反攻大陸呀？要消滅萬惡的共匪呀！那時候我們在學校學演講都有講，要保密防諜，講一講最後的一句話都差不多，匪諜就在你身邊！你看一看，匪諜就在你身邊！那麼那個時候呢、我們又要恢復，不是，也不叫做恢復，要開始要學國語。那麼，真正的一個標準的國語呢，外省人很有道理，台灣已經有華僑了，在日治的時候就有華僑了，是福州人，福州人，福州人三把刀嘛，做裁縫的、廚房的，還有一個什麼刀？hâⁿ？阿，理髮的，剃刀。他們是華僑。哎，他們就、就很高興啊。欸終於光復的那一天 neh，我們以前沒有看過國旗是甚麼樣子，他們這些華僑真的愛國，又從箱子裡面那個壓得扁扁的，纏得像 # # # # (無清楚)你用熨斗燙不平的還是皺皺地掛在外面。啊小時候我就去看那個旗啊，啊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甚麼，但是說現在國旗，你們覺得有甚麼好看？啊有

時候那個，現在就是說，我們的外賓一來國旗還不能掛。啊總總的事情，那時候我記得我去看那個國旗，看到，後來我回家吃飯，我奶奶說，啊為什麼吃飯呢？那麼晚回來要吃###(無清楚)。欸，為甚麼，欸，吃飯都還不回來，跑到哪裡去？阿去看國旗，啊國旗是甚麼樣子？我就說，喔，有一個青天白日，還有滿地紅，我奶奶馬上去做一張國旗你知道，啊藍的、那個現在的黨裡面的，十二道光芒，她不知道，她以為那個光芒只有八道，只有八道光芒，我們也把它掛出來了啊那樣。所以那一陣子呢，我們台灣老百姓，台灣的喜歡寫作的人慢慢要拋棄日文，阿有的是開始學所謂的國語，就開始寫作了。那麼你看，鍾理和鍾肇政啊，啊葉石濤，這個台南的葉石濤，啊他也是日文寫作，後來就改變為用國語，國語寫作。啊我們是接著再上來的那一代。

22:23

那麼在威權的時代啊，威權的時代就是蔣中正、蔣經國他們，ㄗ在台灣的一個當總統的一個時代，是戒嚴的一個時代，因為要反共抗俄嘛。共匪的東西都不行，那麼復國的文學作品呢，是，如果大陸非議得最多的，還有一些作家沒有人要台灣的作品也不能看，阿只能寫共產黨的壞話。當時，本省的老百姓沒有共產黨的經驗，沒有共產黨的經驗，你叫我們去寫那個，對不對？寫不出來，啊，甚麼水深火熱，我們也不懂。啊說他們在吃樹皮，啊吃草根，他們都是就是背著這樣寫東西。但是到了解嚴之後啊，啊對，那麼在這個威權的時代的戒嚴時代實在滿長的，算了一算，三四十年，是滿長的，戒嚴。那個時候，竟然在台灣的人，不能講客家話，原來他們就是來了，來開墾的就是客家的祖先來開墾，閩南的祖先來開墾，就講我們祖、祖先的這些話呢，不行，一定要講國語。日治的時代啊，我還讀過二年級，如果你講方言的話呢，老師掌你的嘴巴。到後來呢，這麼多人的...他掌不完，手也很酸排成兩隊、兩排，前排的向後轉，阿就面對面，我掌你，你掌我然後呢，同學喔我們不會用用力打(做輕輕打臉的動作)，老師把我們推開，又把那一個人，掌得太輕的，這樣打你也不知道(做用力打巴掌的動作)

假如我們的母語，是那麼大的罪過，那麼大的錯誤嗎？一點都不錯。啊但是呢，你們看，近百年來，台灣塑造這樣。當國民政府到台灣來呢，ㄟ一摸一樣，也不能講方言，只能講國語。好啦，特別是本省人講的一個國語要求得很嚴格。學生一定不可以，一定要告訴老師哪一個講方言。所以有一次我不知道在玩甚麼，有一個同學說，hō，黃春明，你講方言，我要報告老師了。hoonn，就是這樣 hoonn。我就緊張，我突然就想起來，我說，你也講方言。他說，我哪有。你說「hō」，hō不是方言嗎？

搞得這個樣子，搞成這個樣子。我們講國語，就講方言，變成這樣矛盾的對立跟緊張。真的很可憐，有時候還給你畫一個粉泥灰，畫一個白白的圈在這裡，你回家再洗，阿這樣要不能掉喔，不然就要掛一個牌子。我講台灣話，我不講方言。有的還罰錢。那麼我們那個國語當然要標準的，我們不是長在北京嗎？語言的腔調是地方的色彩，一個 local color。所以一個北京的一個北京腔，兒化韻、輕聲，ㄅ ㄨ ㄩ 我都讀不清了，你還要有輕聲捲舌，那那更難。

26:12

好，他就笑啦，你們這些台灣國語。請問，你們聽過蔣中正先生，前總統蔣經國先生，前總統他講過國語嗎？「我們今天反攻大陸」(學蔣經國講話)，「我們的國家」。欸，「我們的國家」，我們再讀不標準也不會把國家變成「鬼家」。但是有沒有人質疑說你說的方言，那就是，那次就是一個，相當的一個擺明的，不過台灣人要作為一個基地，被日本人統治了一個五十一年時間呢，台灣人的一個文化，就是漢人的文化，變大和文化，已經混合了，混合了，那麼說難聽一點就是雜種。最近流行一句雜種說原住民是雜種，那個廖義榮是吧？呃，中國國民黨中常委，還好啦他，把他把他停職了，還好。還說原住民是雜種，其實我們都是雜種啊。我們就，台灣就客家人跟閩南人來台灣的，有一句很普通的話，就是說，我們只有唐山的爺爺，沒有唐山的奶奶。唐山在哪裡？中國。因為來開墾的人呢，不會把家裡的女眷給帶來。因為你去開墾，一個陌生的地方，會發生甚麼事情，不知道。啊先開墾，開墾好，安頓好了，啊把妻小再帶過來。但是呢，那時候也沒有妻小的人才來的，對不對？單個兒才來開墾嘛。阿他就跟當地的平埔族，當地的，特別是客家人，那時候的平原都閩南人佔據比較多，客家人都到丘陵地，丘陵地再進去就是山區了嘛。阿所以他們又跟原住民通婚。所以你看這個族譜，我的###(無清楚)女士，也是混血的，漢人混血的。阿所以不過這裡我先有個意見補充一下，混血或者雜種才好。純種的到後來都會被淘汰。你今天吃的那個「Pát-lá」，以前台灣的純種的芭樂叫做狗屎芭樂「káu-sái-pát」，黏黏的，硬得要命，但是沒東西吃，也是啃著吃。呃，現在的鳳梨，也是混種的，現在的花、蘭花都是混種的，越來越漂亮，所以蘭花的事業就可以發展。牛肉，欸，有混種的牛肉好吃，欸，如果是純粹的一個水牛，還硬得要命。阿所以呢，對人種對物種，混種呢有他的好處。但這邊我們不談生物學或者遺傳學，我也不懂。那就是說，其實文化就是這樣混。中國的歷史也是啊。欸，史記裡面呢，我們也看看到啊，胡服騎射###(無清楚)我們##(無清楚)也還穿那個 one piece，衣服人家就是這樣子，男的也這樣穿，但是你起碼要把##(無清楚)，不能跟人家邊疆民族打仗啊。他們騎著馬，他們##(無清楚)騎著馬，哈，好靈活。後來就要要要改啦，文化就被改啦，我們也來穿褲子，所以我們才，漢人後來才變跟邊疆民族打了仗以後呢，才穿褲子。在以前不是，所以這個史記上都有紀錄的喔，不是我亂蓋的，雖然就只剩下一張嘴巴，還是可以。所以我認為混種，本人是滿好的。好啦，那因為剛才..台灣，生長在台灣的人，在這一百年來，他們有文化生活。在生活的文化裡面，遇到困境。日本人來，就唉唷又要講日本話，又要我們改名，改姓改名啊。阿國民政府來啦...

(電話干擾、30:19~30:51 無清楚)

30:51

我、我的時間觀念不太好，地理觀念很清楚。所以我好幾十年沒有來台南了，我都哪裡哪裡都還記得。那麼，一解嚴呢，台灣意識就起來了。我們為什麼要講中

國話？或者北京話？我們要講我們的閩南話，那倒沒有關係。但是呢，包括書寫也要用閩南話，那麼當然就在阿扁當政的那一個，民進黨當政的那一段時間呢，因為過去國民黨對本土的一個教育，完全就是把它隔離開了。中國地理很清楚，中國歷史很清楚，台灣歷史、台灣地理很模糊。那就很不重視本地地理跟本土教育。

31:52

其實本地的教育是，在我們學習上的七個步驟，我先認識我的家人，然後我會走路才認識鄰居，然後才知道村子裡面的人。我先知道我們出生的地方，才認識那一個地方。我先認識我們的國家，才認識世界，是那樣漸進的一個圓。但是我們上面，被切割一下子就進去了。###(無清楚)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呢，那麼在台灣長大的後代呢，就慢慢覺得，生活的文化裡面呢遇到了困境，特別是文字語言的問題。那麼現在呢，特別表現說，我很認同台灣的那種意識形態，它講說，我們為什麼要用北京話來寫作呢？我們用我們的原來的閩南話來寫作啊，用我們在講的客家話來寫作啊。有沒有人這樣寫？有。宋澤萊(32:53)就很早就寫了，他現在不寫了。因為我發現，他寫得很辛苦，啊我們也讀得很辛苦。並且，在我們的方言裡面，一鄉一腔，農業社會根本就不要到外地去，就在你的村子裏面，大地主給你種的那些田，你就一輩子就種那個就可以活了，他們的下一代也一樣，第三代、第四代都這樣的。所以，不大往外面跑。越不往外面跑，互通就很少，那麼地方的特色就跑出來了。所以我們宜蘭「Tiān-hoé kuiⁿ-kuiⁿ, cha-bó gín-á chhiah kha-chhiuⁿ」。都是 ng，###(無清楚)就不是了。所以，從我們地方的腔調地方的###(無清楚)出來。那麼，方言就一個鄉一個腔，這個是很自然的一個事情。我們現在說的一個普通話，國語也好，欸，民國十七年的時候才統一的欸，當時整個中國的幅員那麼廣大，啊單單種族就五十七個種族，啊每一個種族裡面又有很多的不同的族群的語言，單單福建就不得了了。福建的福州話裡面，跟漳州話、跟泉州話，完全不一樣。像「講 lāi-khì sà-n-pō」，「伊講 lāi khi kha-liú」，「kha-liú」跟「sà-n-pō」差那麼多，但是在同一個省，因為他丘陵地更沒有辦法交通。那都不是罪過，那是很自然形成的一個文化現象。

34:31

但是台灣人，為了說要重視本土的教育，過去國民黨不重視，好，現在民進黨說要特別來重視本土的教育。重視是沒有錯，但是鑽到牛角尖去，去了。知道嗎？你們現在小..這裡面有老師吧？小學生在學校學甚麼？閩南話的文字，客家話的文字。我去年到災區去表演，帶著劇團去表演。高雄縣的六龜，欸高雄縣吧，你看我就記性沒有搞清楚。六龜，六龜的國中啊，因為六龜那個地方啊，有閩南人，有客家人，滿多喔，為數滿多的客家人，還有原住民，還要學英文。那麼我們很多的語言的教學啊，如果在比較單純的地方，階梯都會，如果你英文的話，他一看，「good morning」，再一個就「thank you」，再上去就是甚麼甚麼，「How are you. Fine, thank you.」就這樣。那裏呢，這裡是閩南話，這就是，都是用拼音的，那個 spelling，那個羅馬字，這個是拉丁文，不知道。阿這邊就客家話，那邊是原住民。

我想，學生會瘋掉。也真的是很了不起。

36:00

怎麼搞成這樣呢？教育搞成這樣？並且呢，我剛剛說的，我們的一個一個普通話或國語呢，是民國十七年的時候，你想想，中國的幅員這麼廣大，阿但是呢，文同、文字是共通的，但是發音講話都不一樣，還是呢，要來一個標準語。那麼標準、中華民國誰建立的？國父孫中山先生，那麼就用孫中山先生翠亨村他們地方的語言來當國語，咦，也是滿滿有道理的嘛。滿清是他帶起來革命把它推翻的，那麼就用這個所謂的國父的語言，啊，雖然不算母語也算做父語吧。

阿結果呢，結果呢，我剛剛講的，我們單單閩南話就「kun、kún、kùn、kut、kùn、kún、kūn、kút」，有八個聲七個聲，那麼客家話，或者是廣東話，還要更複雜。所以就這樣子寫，還是要用北京或語言學家的一個研究更更更..想出這個辦法。他就給國民大會###(無清楚)，說照樣子，這個才好這個才好，這樣小孩子學語言才方便，孩子不能太複雜。你不方便，反而增加了他們的一個一個學習的困難。所以北京話只有四聲嘛，陰陽上去，那這個北京話，是這樣子的。

37:36

那麼現在為了本土化，要台灣的這個地方，閩南話成為台灣話，又沒有拿出一個標準的、這個、標準的音、字，等一下我們再說。李昂，這位女作家，各位都知道，啊我現在站在這裡，你們也知道。我們的話雖然都是閩南話，但是她是鹿港人，是泉州話，我是漳州的，就是漳州話。我說，客人來了，我家有豬肉，我說，「ah che ti-bah nghè khi phòè」，我是這麼講；她說，不對，「che tu-bah nghè khi phò」鹿港跟我們就差很多。我們沒有統一，現在小孩子有課本在學校讀耶，也沒有老師也沒有標準的音，也沒有標準的一個字，就這樣可以學下來。小孩子，就把小孩子學習國語的時間，拿一、一節拿掉，就學習本土的語言。各位想想看，我們的奶奶爺爺，或者更上去的，奶奶爺爺的奶奶爺爺，他們的方言、他們的客家話，他們的閩南話，他們的民族語言，自己的語言，是到學校去學習的嗎？不是。是在生活裡面學習，生活裡面學習。我的閩南話怎麼學，欸也是在家裡。我怎麼知道跌倒，因為我小孩子在學甚麼，我就跌倒，跌倒我也不會說我跌倒，我奶奶說，喔「poah-tó」，喔「poah-tó m hó khàu, lái goá kā chàm chàm (踩地上)」，「poah-tó」，她一直在重複這個「poah-tó」、「poah-tó」、跌倒跌倒這樣。不是說ㄉㄛ一ㄝ，阿這樣子學ㄉㄛ一ㄝ，阿ㄉㄛㄝ，這樣學來。那麼因為小孩子學到穩定走路的時候，還是會跌倒。那個時候這個跌倒這個詞兒已經學會了。我跌倒還會叫，「阿嬤」我跌倒了。欸，我會講跌倒了。是這樣的，跌倒是跌倒學的，啊。我割到了，唉唷，我被刀子割到了。或者看到別人割到了，種種的事情，是從生活中學習的。

39:39

所以我們竟然把我們生活的語言要拿到一個課堂裡面的學習，標準字沒有，有的話都是借音借字。這些搞台語文的人呢，一個是鄭良偉，沒有關係，你們有錄影，我就講他的名字，一個叫洪惟仁，還在中央研究院當助理，我的媽呀(輕蔑態度)。鄭良偉還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漢羅、拼在一起的文字，把它翻譯做閩南語。我一看

不倫不類。我並不是被翻譯就高興。有一天阿蘇貞昌當縣長、在屏東當縣長的時候，已經就有一個課本，也是借音借字給小孩子唸。鄭良偉來又把它推翻。第二年又是鄭良偉的一套，我的朋友的小孩子說，爸爸就告訴，我的朋友就告訴我說，ㄟ，春明，我的小孩子去年讀這樣的閩南話，今年課文又不一樣。不只課文不一樣，而是文字、那個都不一樣。那鄭良偉當時也算很熟的，也到過我家裡吃飯、吃我的米粉。那麼他要去屏東開去一個閩南話的研討會，我說我要去，他說好。我在火車上就跟他吵架，我說鄭教授、鄭博士，你的閩南話以後還會不會改，他說會呀，這個要一直改、一直改。我說你還沒有改好，為什麼就叫別人、全縣來讀你的書呢？來讀你這本書。我說那個小孩子的疫苗，你要實驗到後來呢、白老鼠也試試看，連白老鼠都沒有問題了，再找幾個人來做，然後再普遍。你這個連白老鼠都還沒有試，就找這些人來做。他說就是這樣啊，他說那你就不要來參加我的研討會，我說我家也不要你來。我當時就這樣告訴他，我當時就這樣講，我家裡也不要你來，研討會我也不要去。我 76 年、76 年到台灣、ㄟ到美國去訪問台灣作家 # # # (無清楚)

42:34

(蔣為文舉大字報抗議、黃春明看大字報)

大字報內容:

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，卻用中國語創作，可恥!

Tài-oân chok-ka ài iōng Tâi-oân-gí chhòng-chok!

黃春明：

什麼？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唸給我們，唸給大家聽好不好？沒有關係的，或者是有問題等一下，可恥、借用中國的語創作、可恥，他說台灣作家用中國的語言創作是可恥的事情。我告訴你，先生，你太短視了，你也很可恥。

蔣為文：你也不要太短視

黃春明：我不怕 # # # (無清楚)

蔣為文：你是外行人憑甚麼批評台語文

黃春明：# # # (無清楚)來打架，過來，操他媽的(43:01) # # # (無清楚)

蔣為文：你憑啥物、你憑啥物

黃春明：(摔麥克風)(43:05)

蔣為文：你是外行人，憑啥物批評台語文，你憑啥物。

黃春明：甚麼東西呀？

黃春明：我不是愛台灣 # # # (無清楚)

蔣為文：你根本 to 是外行人，憑啥物！憑啥物批評台語！

黃春明：你 lōa gûa？台語 lōa gûa？來講、來講，無要緊！

蔣為文：你憑啥物！

黃春明：# # # (無清楚)你是誰？

蔣為文：我是成大台灣文學系蔣為文

黃春明：那你現在不要講話，我在講話，你就不要講。

蔣為文：你憑什麼

黃春明：還說.....

蔣為文：你憑啥物

###(無清楚)無路用啦 啥物作家

反背台灣 ê 作家啦

黃春明：我還沒有講結論你知道嗎

蔣為文：你憑啥物批評台灣語文？研討會又怎麼樣...憑啥物

黃春明：不要愛台灣卻害台灣

(聽眾鼓譟)

黃春明：(重新拾起麥克風)喂、喂、喂、我都還沒有講結論，你不要這樣子下定義

44:54

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：這位先生，他的意思不是我們想的樣子...

黃春明：不是，我都還沒有結論，我現在敘述過去，他就給我下定義

蔣為文：無必要聽你 ê 結論啦(意指黃演講都在重複同樣歪理)

黃春明：你到外面啦！你到外面啦！###(無清楚)講也講不清啦！

(45:16)我揍你！看不起你！

蔣為文：我 mā 看你無起！

黃春明：沒關係啦!

(聽眾鼓譟、一陣混亂)

蔣為文：你用體制暴力！

(聽眾鼓譟、一陣混亂)

黃春明：我還沒有講完！

蔣為文：你顛倒是非！

46:16

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：先生，不好意思，###(無清楚)以黃老師的年紀來說，我覺得黃老師他講這個的過程，真的是我們成長的一個過程，你比較年輕，你可能不在那個時代，請給我們一點時間

蔣為文：亂講！扭曲歷史！扭曲台灣歷史

女工作人員上台拿麥克風發言：也許有一部份角度不同，但是...

蔣為文：看過我 ê 冊 chiah 來講啦！

紅衣服工作人員對另一位舉牌抗議者威脅：請你們到外面好嗎？不好意思！你們是哪個單位的？有本事就說出來啊，###(無清楚)我們現場有三百個人喔！你們這樣是違反公共秩序喔！麻煩你們到外面好嗎？如果你們隱瞞不講，代表你們

不敢負責任，這樣子是違反公共秩序唷。

(蔣為文暫時停止舉牌抗議，坐下繼續聽)

47:26

黃春明:好!各位!我們已經開始演講了!因為我還沒有講完!大會還要給我時間啊!好!現在不要講話好不好?不要看那邊,看我。那麼剛我不禮貌因為我真的很發火,我還沒有做結論,他還沒有聽到我的敘述,他的抗議就做一個結論我已經是無恥的,用統治者外來的語言在寫。我們的童年的時候被逼的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來敘說,單單用嘴巴來講就很難。那麼在日治我父親那一代他們也被逼的,如果你要想寫作的話也會都用日文,可恥嗎?葉石濤也可恥嗎?他也用日文寫作過,用閩南(編按:口誤)、用我們的國語寫作可恥嗎?我寫的是關心台灣的大多數的老百姓小人物的心聲。只要你看過我的東西,可恥嗎?這樣的短視教我們傷心,台灣的路還有多遠啊?好了,我們再回來,那就是解嚴之後呢,就開始有了像這樣要用本土的語言來書寫。一個語言一個文字,要讓他變成大多數人要經過一段多長的,現在就算這些人的##(無清楚)是一個啟蒙,羅素天賦人權的民約論也經過多久百年法國才革命呢。俄國的革命從古##(無清楚)文學漸漸逐漸的寫實慢慢寫出寫榮辱的故事,一百年以後俄國才革命,###(無清楚)之後才把舊有的東西推掉,我們急什麼?在一個文化我們很渺小的、文化的生命很長的,我們有那個DNA是可恥嗎?有人說雜種是不好的,那我爸爸我媽媽他們不應該通婚,把我生出、生出我這個嬰兒。我嬰兒有罪嗎?我嬰兒無恥嗎?這個道理在哪裡?你們都還沒有聽清楚就拿那個東西,要說###(無清楚)過來打我##(無清楚)我上去揍他,只是打架表示你文明嗎?你無知?那麼就是這樣,現在把它弄到連本土的語言(電話振動聲),文字也沒有統一,再來呢老師也沒有,阿學生,你家的子女如果有在國小,或者國中唸書的,有沒有聽他們講,媽媽爸爸這個要怎麼唸?這個要怎麼講?爸爸媽媽說我們也不知道。難道這個事情是好現象嗎?那麼原來我還有一點點要講,我現在跳著講,那個還要給我15分鐘的時間。

各位,去年11月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(編按:口誤,應為秘魯)尤薩《狗與城市》,他用什麼文寫的?西班牙文,他可恥嗎?有沒有人說他用西班牙文寫的作品叫做西班牙文學?跟##(無清楚)那個###(無清楚)一樣的都是西班牙文學嗎?沒有!22年前,Márquez馬奎茲,他寫百年的孤寂,哥倫比亞人,他用西班牙文寫的,有沒有人說他是西班牙文學?墨西哥的新美來茲,西班牙文寫的,他們已經,這個拉丁美洲、中南美洲,有6國都諾貝爾文學獎了,他們用外來的人的語言去寫。但是,中南美洲真的很可恥,很賤嗎?16、17世紀,15世紀末呢,哥倫布發現新大陸,1942年的10月(編按:口誤)發現新大陸,後來回去才慢慢引起那個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的興趣,他們的航海,就來把美洲....就來美洲搶奪...,那時候的是什麼帝國,大家都知道馬雅帝國,馬雅帝國有沒有文明,有沒有語

言，有沒有文字？有！非常的了不起！但是兩個世紀，葡萄牙、西班牙特別是西班牙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的男人殺光了。女性變成性奴隸，所以你看，中南美洲雜交雜種，美女很多，世界名模###(無清楚)都那裡出來的。那麼尤薩可恥嗎？你怎麼用西班牙文寫，為甚麼不用我們的馬雅語言寫？所以啊，你們還沒有聽清楚就會抗議，抗議也要有腦筋來抗議的，不是拿一個條子就###(無清楚)...
黃春明：美國 236 年前跟英國打戰，打什麼戰？要獨立！美國獨立了沒有？獨立了，他們有沒有放棄英文？沒有啊！可恥！美國的作家！###(無清楚)可恥，海明威可恥！可恥嗎？一點都不可恥！是這樣逼上來的，我們做一個作家是那麼渺小的，同樣一個族群，遭受到那麼大的命運，然後人家用政治的力量改變了你，那麼勇敢一出來馬上就死掉了。

54:54

(蔣為文再度舉起大字報，此次只拿中文版大字報)

黃春明：

他又說我無恥，已經拿過了，我們都看到了，你放下來好不好？我已經、你那個紙是要給我看的，怎麼用這樣子的呢？ㄟ，你們大會是怎麼維持秩序的？他這樣亂了你們請來的人的演講，我這樣講，我還沒有結論，他...我已經說明了很清楚了，還這樣子，這個是當老師的...

黃春明：

叫警察，我跟你講。

(現場一位女觀眾：老師我們有頭腦的不要跟沒有頭腦的一般見識)

黃春明：

我要告他，你知道嗎？

把他的名字告訴我，我真的要牙你。

蔣為文：成大台灣文學系蔣為文。

黃春明：什麼東西

蔣為文：你不要在那邊道聽塗說，亂來！

(群眾鼓譟)

55:50

蔣為文：你根本 tō 是台語文 ê 外行，憑啥物來 chia 講，來 chia 批評台語。根本 tō 烏白來嘛！

黃春明：我今天不走，我一定要講完。

蔣為文：###(無清楚)

黃春明：成大的教授啊，這個會叫的野獸啊，會叫的野獸啊，操你媽的 B。

蔣為文：###(無清楚)

黃春明：成大有這樣的教授啊，那麼優秀的學校有這樣的教授啊！哀！悲哀啊！

蔣為文：###(無清楚)悲哀啦...

蔣為文：你去做中國人啦，mài 做台灣人啦！

蔣為文：根本 tō 外行人，koh beh 講台語。

黃春明：若 beh 講台語，我比你 khah gâu 啦！

蔣為文：來比啊！來比啊！

(一陣混亂)

黃春明：好啦！我們看這裡，照過來照過來照過來，mài 看 hia 啦！Mài chhap 伊
啦！過來，我去找你們成大的校長，真的！

蔣為文：# # # (無清楚)你根本 tō 外行人，憑啥物 beh 講台語。

黃春明：台語我 chiok gâu 講啦！

57:38

(蔣為文退席抗議)